

日落・烏啼・星滿天

時針稍稍地挪移開5字，我在冷氣侵人的會議室裡再也坐不住了。我敢確定，又是窗外那逐漸加深的金紅在撩撥著我的心意。上回從可倫坡動物園看大象表演出來，禁不住椰林後絢爛色彩的誘惑，催趕著司機駛往海邊，結果只見幾抹殘暉伴著亙古擊岸的浪花。日頭再升起之時我就要揮別這燦爛之島了，我怎能拒絕夕陽最後的邀宴？

招了一部綠色的三輪小計程車，坐在裡頭全身都震盪著，筆直的Galle路旁的店鋪隨之搖晃起來；成串吊垂的芭蕉和椰子，像是要掙脫束縛，飛到人行道上；婦女身上輕軟的紗里和男士纏住下半身的沙籠，也在風中翩翩起舞。

沒喝酒却帶著微醺的心情漫步在Galle Face這片面海的大草坪上。藍天的一角有幾隻風箏款擺著腰身，小販手中一紮彩色風車不住地旋轉。捲浪連綿，海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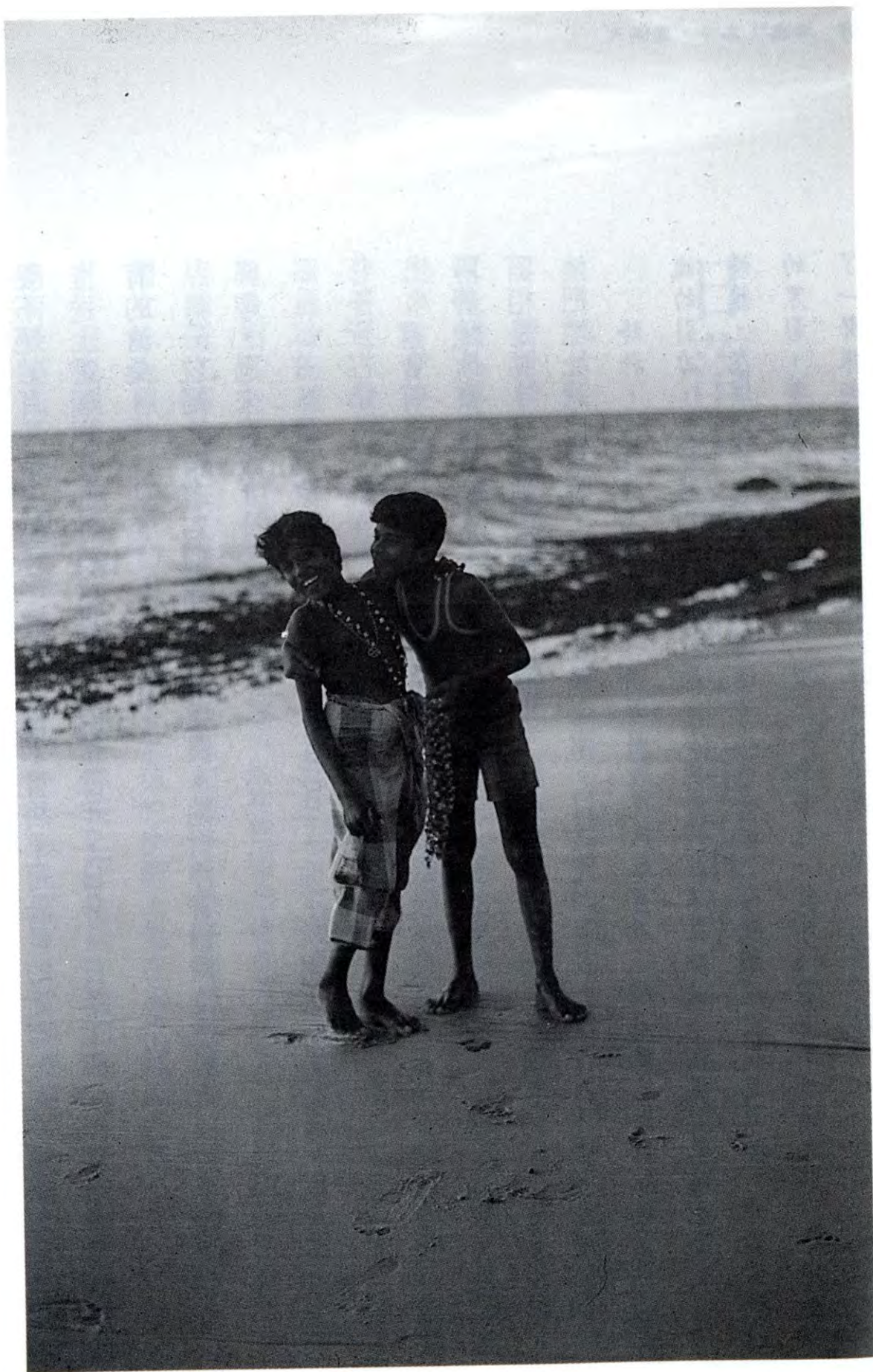
聲不絕於耳，令人憶起一波波的潮水曾將不可一世的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推送上這個梨形的香料之島，歷四百餘年，日升、日落，印度洋水最後吞飲了所有的滄桑。

一位婦女帶著四個兒女赤足戲浪。她對捧著相機坐在堤上凝望夕陽的我發生興趣，過來聊天。

「……我們家在尼弓布 (Negombo)，你下次再來斯里藍卡，一定要來玩。……」

還會有下次嗎？太陽快下去了，這是我最後一個黃昏，請不要打擾我，讓我靜靜地欣賞落日吧！不成，無法下逐客令，她的笑太真純了。喔，是了，你們想照相是嗎？這下她可樂了，忙招來了好幾個親戚合照，像是承受了一個大恩惠。她把地址遞給我時，說了好多聲謝謝。目送他們離去，我的心隱隱地被刺痛了。

終於，億萬道光凝聚成一顆渾圓透亮的紅寶石，那光艷流轉的紅彩有勾魂懾魄的引力，我頓時化爲一尊石像，不能動彈。又彷彿是一盞燃著熊熊生命之火的燈籠，在熠熠的金藍洋面上流連、尋覓……。有艘船沈浸在光暈裡，只現出朦朧的黑影，夢幻般地難以捉摸。突然，岩石上一隻沐浴在夕陽裡的烏鴉沙啞地呱叫了一聲振翅飛起，就在這時紅球沈沒不見，草坪周圍的路燈也亮了。



日昇、日落，印度洋水吞飲了所有的滄桑。

既滿足又惆悵，我原先絕沒想到能從緊湊的時間表裡擠壓出一個月，這樣盡情盡性地在十一、十二月仍溫熱如夏的土地上馳蕩。落日與烏啼再度勾起了許多美麗和哀愁的回憶。

尼弓布——我在第一個週末便拜訪過了。那裡的海濱有一群孩子死纏住我們不放。「有沒有糖？原子筆？錢？」「買條貝殼項鍊吧！」「幫我們拍張相片！」「我們很窮，來，到我們家看看吧！」「我看見你們坐的亭子裡有吃的東西，拿點給我們好不好？」一些同伴受不住，逃回圍牆裡。圍牆裡有許多躺椅，觀光客優游自在地享受陽光。綠草如茵，有花、樹、游泳池，高級的歐式旅館，據說「藍色珊瑚礁」這部影片就是在這裡拍攝的。

斯里藍卡朋友艾朗格尼曾感嘆地說：「我一向以我們國家的美景為傲，我們的人民也是最純良友善的。有一天我帶外國友人經過一處稻田，看見一隊婦女在田間播種，那景象真是美極了。但是沒想到她們播種的手突然伸向我的朋友乞討。我太驚愕了，怒叫著：『妳們不是乞丐啊！做點別的事吧！』唉，後來想想，實在不能怪她們，我們的人民和觀光客比起來真是太窮了。我們的婦女、孩子向觀光客伸出手時，我感到國家的尊嚴全喪失了。我們不是乞討的民族啊！如今政府爲了吸引觀光客，賺外匯，還驅使我們最好的藝術家到機場表演迎賓，真讓人痛

心。」

尼弓布的夕陽就在孩子們的喧嘩聲中落下。也是在尼弓布，月亮升起時我隨著米力士斯 (Mellitus) 前往一個更北的漁鄉西勞 (Chilaw) 作客。

破舊、暗紅車身的公共汽車內燈光微弱。乘客黑褐的臉上最醒目的是兩顆大而亮的眸子。斯里藍卡人的眼睛怎麼都這麼漂亮？已經有五十萬以上的人同意死後把眼球捐出來。臺灣也從去年起獲得斯里藍卡「國際眼庫」的捐贈。這個從西元前三世紀起就受佛教薰陶的國度，原來具有慈悲、平等的胸懷，並不吝於施予。相傳，佛祖在逝世前曾把眼球挖下贈給盲人。

開車前一個手綁繃帶的四十餘歲男子站在車門口訴苦，他說手被燒傷了，請求協助。見沒人理睬，就下車了。接著身後傳來童稚的歌聲。一個沒有腿的小男孩不知怎麼上了車，手撐著身體在乘客腳邊移動，銅板叮叮咚咚地落入他繫在身上的鐵罐中。周遭有一股濃濃的由人體汗腺發散出的氣味，像是辛辣的咖哩與椰油的混合。

坐在我身邊的米力士斯今年三十二歲，是尼弓布一家美國資本開設的電磁工廠的工人。他平時在工廠附近租屋居住，每逢週末返西勞與家人團聚。尼弓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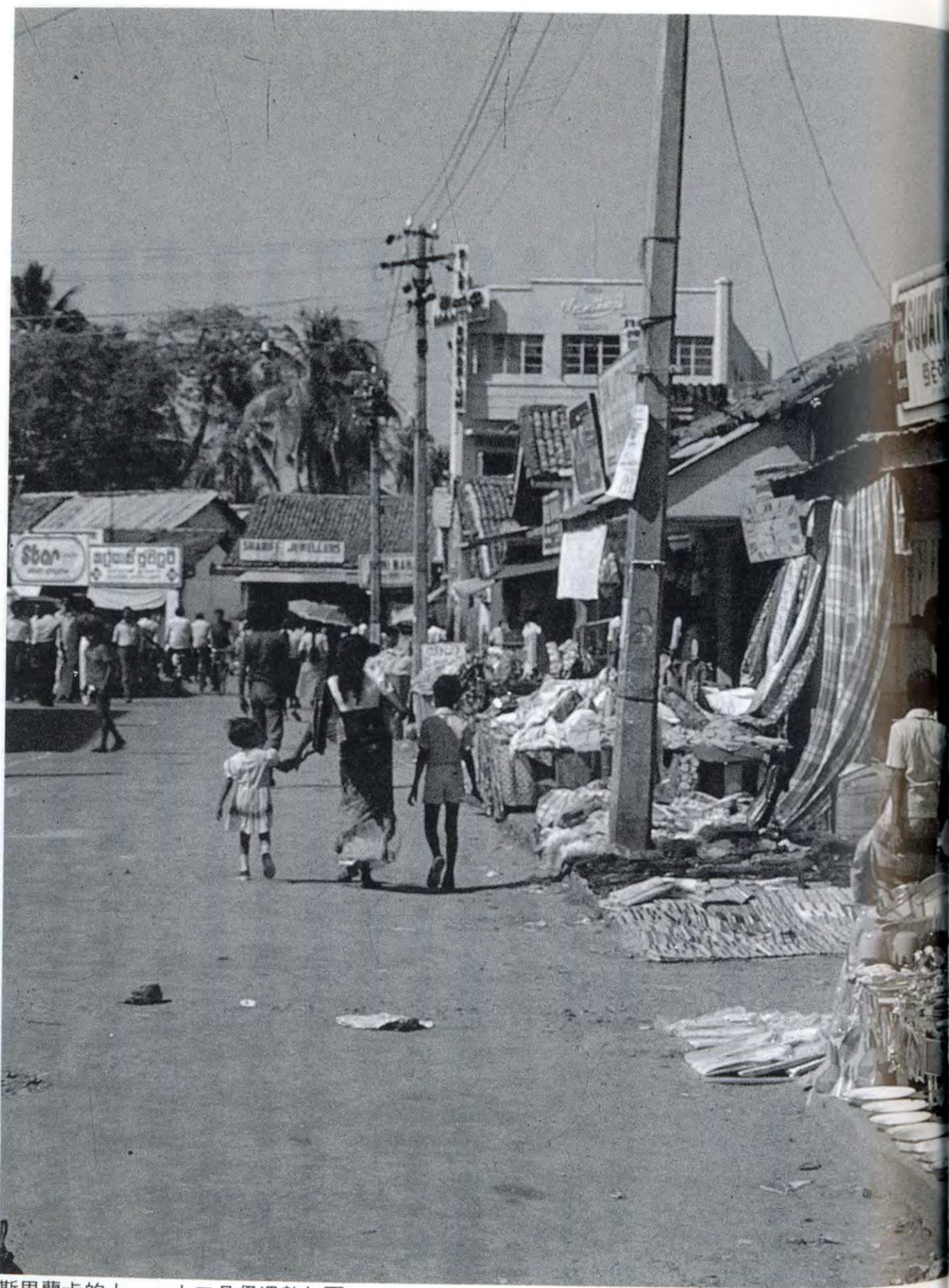
斯里藍卡工廠最集中的地區，會議主辦單位邀請了一些工人與我們會面，讓我們有機會瞭解當地的實情。米力土斯是應邀者之一。我和他聊得很愉快，並表示希望見見他的家人。他立即慷慨地邀請我去他家住一晚。我欣然答應之後，才發現從尼弓布到西勞要乘兩個鐘頭車。

柴油公車的噪音太大了，必須費力吼叫對方才聽得見。米力土斯說西勞是他妻子的故鄉。斯里藍卡的風俗是結婚時女方準備嫁妝，男方不必致送聘金。他的岳父送了一幢房子作為嫁妝，婚後米力土斯就搬到西勞去住。我說斯里藍卡的男孩真是好命，在臺灣男孩如果籌不出聘金，很難娶到妻子。我又問他一般人會不會因此很怕生女孩。他回答不會，男孩、女孩一樣喜歡，也許稍微偏愛男孩，但是差別不大。有錢多給一點嫁妝，沒錢少給一點。假使自由戀愛，就不必嫁妝。

米力土斯的父母住在尼弓布。父親是小公務員，母親在一間泰米爾語的小學教歷史。「你是泰米爾人？」我問道。「不是，我們是辛哈里人，兩千年前祖先由北印度遷來斯里藍卡。泰米爾人是較晚由南印度移來的。斯里藍卡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辛哈里人。不過尼弓布區以泰米爾人佔多數，我會講泰米爾話。西勞的泰米爾人較少，只佔三、四成。我太太家也是辛哈里人。」

我還想多問一些，結果喉嚨鬥不過引擎，又乾又痛，只得閉嘴，把視線投向





斯里蘭卡的十一、十二月仍溫熱如夏。

漆黑的窗外。路邊每隔一段距離出現一座燈火通亮的小亭，裡面放置天主、聖母、聖子或聖徒的雕像。這一帶的漁鎮、漁村居民都信奉天主教。米力土斯說西勞有一個很大的天主教堂，他家就在教堂邊上。不過這個月他們全住在岳父家，因為妻子一個月前剛生了一個女兒，搬回娘家休養。

西勞是終點站，我們一下車便看到十餘頭牛躺在小鎮中心的馬路上睡覺，白日炎陽下拖車的辛勞換得一個清涼自在的寬敞臥鋪。穿過一長條街道，走上一座橋。橋下的沙地上有一家人圍著一艘漁船，正在掀網，把一條條小魚撥落，盛在簍子裡。月光下，魚鱗閃著銀光，十分搶眼。

「我岳父家在河和海之間」米力土斯說。我望見海了。月圓之夜，潮汐受到感應，一起一落音響特別豐厚。天幕以往從來沒有這麼逼近過我，成千成萬顆星像是一齊伸手招喚。我一眨眼，所有的清光一古腦地從瞳孔流入心底，我也成了發亮的星體，在夜空中游動。

「水泥路兩旁的一幢幢房子是公家的宿舍。」米力土斯帶我在這條海邊的路上走了十幾分鐘，沒遇到一個行人。

「聽！好美的歌聲。」我驚喜地叫道。

「那是年輕人聚在一起練唱，聖誕節快到了。」

繁星滿佈的夜晚有耶誕歌聲傳來，是多麼美妙的經驗。可是已經走到水泥路的盡頭，再往前行就是海邊沙地了，米力士斯的岳父家在那裡呢？

細砂灌進涼鞋，有那麼幾秒鐘心頭浮起不安與猶疑：

「米力士斯，你們住在什麼地方？」

「在那裡。」他往左前方一指。我這才看見一排黑黑的樹影中有一絲燈光透出。米力士斯的步伐加快了，我則一腳一個坑地尾隨在後。

推開木門，有個小庭院。米力士斯走近窗口，叫了幾聲：「奧伊拉。」房門開處站著一個矮矮胖胖的女人，瞪著我不明所以。米力士斯一面請我進門，一面向妻子解釋，她的臉上立即堆起笑，爲我倒了一杯熱茶。

「普林斯，快醒醒，有客人來看你了。」米力士斯進入一間昏暗的房間，一個小男孩在水泥地上的一張蓆子上睡覺，讓父親搖醒，睜著大眼好奇又害羞地注視我。地上還睡了三個人：奧伊拉的姐姐和她的小女兒，以及罩在一個用樹枝撐起的小蚊帳中的嬰兒。門簾開啓，米力士斯的岳母、妻弟和妻妹也朝我領首微笑。他的岳父則住在離家半個多小時路程的椰林地看管，一星期才回家一次。

斯里藍卡人晚餐吃得很晚，米力士斯請我上桌和他一起用餐。只有一盤咖哩小魚，一碟咖哩洋芋，和發紅、毫無香味和黏性的米飯。他先在一碗盛清水的碗

裡洗手，然後抓幾條魚，打一點咖哩汁，五根指頭靈活地在盤裡攪拌，再把飯菜從手送到口中。我一星期以來差不多每餐、每道菜吃的都是咖哩，胃已經麻辣得吃不消，雖然感到飢餓，望著這樣的菜飯怎樣也提不起食慾，胡亂塞了幾口，堅稱「飽」了。

米力士斯唸高中的小舅把房間讓給我睡。清晨四時多，就被耳邊嗡嗡叫不休的蚊子鬧醒了。天漸明，烏鴉叫聲比我在可倫坡聽到的還要響。朝陽從河面升起的時候，對岸的回教寺院傳來陣陣歌聲與鼓聲。奧伊拉走到井邊打水洗衣，孩子們把兩隻尖嘴小豬放出，米力士斯和我在廊下喝茶閒聊。沙地上十餘株椰子樹上結滿黃澄和青綠的果實，既好看又有經濟價值。

「米力士斯，你喜歡目前的工作嗎？」我問道。

「還算不錯，我在工廠裡是技術工人，每個月賺一千一百盧比（折合二千二百元臺幣），一般工人的工資為八百盧比左右。我們工廠雇的都是男工，工資和別的工廠比起來要高一些，不過這是我們前年和廠方爭鬥了九十九天後的成果。」

米力士斯生動地敘述事件發生的首尾經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們像往常一樣早上六點到達工廠，大門却上鎖了。門上掛了一張牌子：

『由於你們紀律不良，工廠決定停工。』

我們商議之後撐起寫著『我們沒有罷工，而是被無理解雇』的木板遊行示威。幾小時後警察來了，強迫我們解散。大多數人到一塊空地上集合，建了一幢茅屋，住在裡面一起討論對策。我們每天派人到工廠門口把守，不准廠方把機器或成品運出；另一批人在附近地區挨家挨戶尋求支援，不少人捐錢和食物給我們，並簽名向總統、總理，以及政府的工會組織陳情。他們回信說會處理這件事，但三個禮拜過去了，未見採取任何行動。」

「廠方爲什麼說你們紀律不良呢？」我還沒有弄清楚原委。

「是這樣的，工廠要我們增加工作量而不增加薪水。我們建議多雇用兩個人，廠方不接受，便想把我們趕走，另外換一批工人。停工後一個月，我們在報上看到該工廠徵工人的廣告。我們於是到應徵處的門口阻止任何人進去申請工作，許多申請者在我們勸說警告下離去了。」

又過了一個月，廠方要求我們回去工作，我們說必須請獨立的錫蘭工會派代表參加商討和作證。結果討論了一個月，廠方最後同意增加兩名員工，並給我們加薪。」

米力士斯告訴我錫蘭一九四八年獨立，成爲英聯邦內的自治領。一九四九年

產生了第一個工會，以後各種工會組織蓬勃發展。這家美資工廠一九六九年設廠，次年就成立工會，由廠內七個部門各選一個代表組成工會的委員會。因有日、夜二班，共十四名代表每月集會，每年改選一次。米力土斯今年當選工程部門的代表。

斯里藍卡失業問題非常嚴重，可倫坡市有一半以上就業人口找不到工作，全國失業率百分之三十幾。米力土斯他們被解雇後，奮戰不懈達三個月之久的精神以及社區民眾給他們的支持深深地打動了我。他們並不是溫馴任人宰割的羔羊。

奧伊拉問我早餐要吃什麼，我見桌上只放了一條麵包，便說茶和麵包就可以了。她另外遞了兩根芭蕉給我。看見五歲大的普林斯渴求的目光，便分一根給他。奧伊拉輕斥了一聲，他縮手不敢拿。水果在一般家庭中還是奢侈品。

清新的空氣、陽光、海水是免費供應的，只是人在餓肚子時候絕沒有心情感謝這些自然的恩賜。順海邊的沙路往西勞橋下的魚市走去。隆背的印度種牛拉著蓬車從身邊擦過，牠們的神態和臺灣的牛一樣謙和而有耐力。

烏鴉在中國人的意象裡是不祥的鳥，一身漆黑又發出刺耳的怪叫。可是牠們在斯里藍卡這慈悲為懷的佛教國度裡却生活得自由自在，是最常見的鳥。一走近魚市，放眼望去，幾十隻烏鴉棲息在茅草屋頂上，另有一些在天空盤旋飛轉，使

得擁擠紛擾的市場更加雜亂。

西勞橋下的漁船忙著卸貨。河面上帆影片片，天主堂的倒影在水中晃動，米力土斯父子的身影緩緩拉過橋面。不知不覺中，我的腦海裡留下了許多理不清的浮光掠影，而日落、烏啼、星滿天是其中最難以磨滅的印象吧！

（原載於 71 年 2 月 23 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